

歷史與空間

■ 成志偉

水操學堂梅花香

水操學堂在哪裡？或許有些朋友不熟悉。其實，它就在鼎鼎大名的北京皇家園林頤和園裡。

去水操學堂，從頤和園西門入內較為便捷。目前頤和園西門已有有軌電車和多路公交汽車直達門口，交通方便。但進門後需步行一公里多，方能抵達目的地。它位於園林的西北角、一個叫耕織圖的景區裡。在清朝乾隆年間，我國仍處在傳統的農耕社會，農業生產是國計民生中最重要經濟支柱。這位皇帝多次巡遊江南，對江南美景十分留戀。頤和園這塊地方原為稻田，頗具江南水鄉風韻，乾隆就下令在此打造一個仿製的江南農村景區，並題名「耕織圖」。1860年這一景區被英法侵略軍所毀，夷為廢墟。清末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獨攬國家大權，明日張膽用國家建造海軍的軍費重修頤和園，供其淫樂。她根本不關心農業耕織，沒有恢復耕織圖，卻別出心裁，於光緒12年（公元1886年），在這裡建了一個培養滿族海軍人才的貴族軍事學校，名水操學堂，要在此校訓練中國海軍。不去大海大洋裡的風浪中操練海軍，卻在北京郊區一個小水塘昆明湖裡訓練水軍，慈禧的昏庸腐敗真是到了極致。學校為慈禧在昆明湖的淺水池裡進行過水操合演，選用汽輪拉着她在湖裡嬉戲遊逛，着實荒唐透頂。結果是水操學堂在九年後就廢棄。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於2004年才由人民政府重修後基本恢復舊觀，供人民遊覽。

水操學堂重修後，院子裡陳列了一艘日本人送來的汽輪永和號，幾排房舍空着，逐漸變成了展覽場所。近些年來，春節前後常在此地舉辦梅花展覽，吸引了一些喜愛梅花的遊客前來參觀賞梅。2020年已是第九屆。我曾多次參觀過展

覽，今年春節前再次在雪後不久前去品梅。院子裡大紅燈籠高掛，佈置了一個漂亮的展覽主題景觀宣傳台，起名「傲骨幽香」，以庚子金鼠鬧春、梅花蠟梅迎春為主旨，喜慶祥和，紅紅火火。同時，在地面上也綴滿朵朵梅花，煞是好看。

邁進展廳，陣陣幽香撲鼻而來，令人心曠神怡。各色梅花和黃色蠟梅競相開放，又令人賞心悅目。梅花講究色、香、味、形、韻。蠟梅呈金黃色，其他梅花則有紫紅、粉紅、純白、淡黃、雅綠等眾多美麗色澤。一百多盆精心培養的梅花和蠟梅樹盆景，形態不同、各盡其妙、爭奇鬥妍。其中，少數盆景已生長百年以上，十分珍貴。水操學堂的房屋原是為教學修築的，窗戶小，又掛了簾子，室內採光不佳。現在利用來做展廳，裡面光線暗淡，大家還是主動地用手機和相機拍下了梅的情影，或在梅花前留下自己與梅的合影。

其實梅花品種十分豐富，又分為梅花和蠟梅兩個大類。兩者不是一個家族，各有所屬，特點和區別明顯。但一般參觀者並不了解兩者的不同，展覽主辦者就製作了一批展板置於展廳外院中，圖文並茂地介紹了梅花與蠟梅的區別在哪裡，兩種梅的特點與個性；有關梅花的傳說典故，自古以來吟詠梅花和蠟梅的部分名詩佳詞。這種細心為觀眾提供展品知識的人性化服務，非常值得讚揚。

古今歌頌梅花和蠟梅的詩詞曲賦，可車載斗量，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元代王冕《白梅》詩云：「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王冕把梅花與桃李相比較，點出梅花更加聖潔俊雅，是報春的最美使者。宋代王安中詠蠟梅道：



■傲骨幽香梅花展。

作者提供

「雪裡園林玉作台，侵寒錯認暗香回。化工清氣先誰得，品格高奇是蠟梅。」也是從品德高尚奇崛的維度來讚梅的。當然，梅詩中寫得最有氣魄和深度的，當屬毛澤東的卜算子詞《詠梅》：「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首寫於1961年的著名詞作，生動形象地寫出了梅的超凡精神風貌，採用擬人、象徵、襯托、隱喻、誇張等修辭方法，把梅花俏麗卻又堅貞，達觀卻又謙遜，報春卻又不爭的崇高品格，描繪得淋漓盡致、感人肺腑。這是中國古今詠梅詩詞中的巔峰之作，獲得人民大眾的高度認同。

梅花的花語，就是堅貞不渝，不畏風雪，硬骨俊傲，不爭名利。古今的英雄豪傑，皆具梅花的高潔品德。無論是歷史上為人民利益流血犧牲的無數英烈，還是在平凡崗位上為人民福祉辛勤工作的億萬勞動者，都是梅花品格的踐行人。而今天不計自己生命危險奮戰在抗擊新冠肺炎第一線的白衣戰士，和全力以赴為抗戰戰鬥忘我奉獻的科研工作、工人農民、戰士警察、幹部群眾，也是綻放於中華大地的朵朵美麗梅花。有了億萬梅花品格的偉大人民，我們一定能戰勝自然界和人世間各種突發的災難，用戰鬥迎來又一個明媚光鮮的美好春天。當全面清除新疫魔的勝利來臨時，我們必將在優雅濃郁的梅香裡，縱情高唱庚子新年的歡樂春之歌。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再談薛興國

《鳳舞九天薛興國》一文刊出後，有學生問：「薛老師的續筆和古龍的比較如何？你叫我們找程維鈞的《本色古龍》來看，找不到。你可否談一談？」

記得，當我將《本色古龍》交薛興國時，指明要他先看代筆考證那章。薛興國看了，笑道：「我只是續貂而已，也沒心思去構想內容，只盡量學古龍的筆法，圖個魚目混珠。」

這是清心直說，誰知後來成了一些批評家的深入研究，和古龍的筆法兩相對照，指薛是「東施效顰」。例如這段：

「星星，滿天的星星。閃亮的星星。璀璨璀璨的星星。」

程維鈞說：「這幾句曾經被某些評論引為古龍《騙》稿費的依據，其實是薛興國寫的，同樣是模仿過頭了，古龍的景物描寫非常簡潔，不會如此重複囉嗦。」

是否模仿「過頭」，見仁見智而已。老實說，我少年時讀古龍，已感覺到古龍文字斷行多多，實有騙稿費、充塞篇幅之嫌。他很多作品都是如此，這不會全是代筆者的傑作吧？

至於陸小鳳高聲唱的歌，卻是照抄無綫連續

劇《陸小鳳武當之戰》的主題曲《誓要入刀山》，此乃黃霑作詞，顧嘉輝作曲的作品，程說：「薛興國竟搬至《鳳舞九天》中，可謂古今顛倒玩穿越，讓人啼笑皆非。」

戲耍文字，或曰戲耍歷史，每見於武俠小說作家筆下，大師金庸亦是，這有何出奇？不過，此點我沒問薛興國，感覺上始終有點欠佳；要抄，莫抄那麼流行的作品也。

《鳳舞九天》原名《隱形的人》，先在《明報》連載，未完即止，後來移「師」台灣《民生報》重載，薛當時是《民生報》的主編，由他續完，是「理所當然」，何況又得古龍「欽點」。可惜，薛興國其時位高新高，也沒有好好的代筆，否則，在武俠小說的天地裡，他或會另闢出一番事業。

近兩三年，薛興國貧困，常嘆生活艱難。只惜年事已高，很難再找到工作了，我說：「在網絡寫武俠小說吧。這方面，你有根底。寫隨筆，寫食經，也填不飽肚子。」

他聽了，說：「提議甚佳，有個搞網的朋友也勸我寫，打出『古龍捉刀人』這塊招牌，可闖蕩江湖。」

他果然細細思考。越一周，他走來對我說：「想了個故事，以明末打倭寇為背景的，其中涉及戚繼光。」

我說：「好呀，我有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可以借給你。」

然而，這小說不知如何，他始終沒有寫成。而生活迫人，他的情緒起伏很大。

他還預備寫一部關於古龍的書，據說已寫了很多篇，可是日日過，月月過，他又是沒了下文。我傍晚常行萬步，每經他樓下，便叫他下來吃飯。知他環境，這少少的錢，當然不用他破費。

一個在台灣報界、香港報界打滾幾十年，所踞俱為高位，入息應不錯，為何晚年會落得如此淒涼？千古文人，有幾個個是能夠發達的？學生聽了我的感嘆，也黯然。

民間文學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吊命、吊鹽水、食穀種、食老本、沙士價、衰過沙士



當人生命垂危時，人們會形容為：

命懸一線、命若懸絲

意指：

生「命」像懸「吊」的幼線或細絲一樣。廣東人就用「吊命」來形容人「就死」（即將死、快要死）、「唔生唔死」（苟延殘喘）或處於十分危險的狀態，也比喻人或單位快撐不下去。無獨有偶，西方也有相類話語：

Hang by a thread

比方說：

Barcelona coach's job hangs by a thread. 意味着該球會的教練即將被「炒」（解僱）。

但凡入院，院方會對無法或不宜進食的病人「吊鹽水」——將身體所需的液體及藥物注入體內，內地叫「打點滴」，以補充身體水分和營養。早年，一般人的醫學常識不多，多會覺得需要「吊鹽水」的病人的病情應頗為嚴重，所以有人認為「吊鹽水」跟「吊命」基本上相同。不說可能不知，近年國內人當有傷風感冒，到醫院求診時，多會被院方安排或主動要求「打點滴」，一般相信「打」後會令病情迅速緩和。

未去殼的稻子叫「稻穀」，可作為種植稻米的種子，廣東人叫「穀種」；有人用「穀種」來比喻以備不時之需的儲備金。舊時，農民在收成後會留下一部分作「穀種」。在正常情況下，「穀種」是不會拿來吃的，可若然那年失收，在別無選擇下就會把「穀種」拿出來去殼成米，煮飯充飢；人們叫這種境況做「食穀種」。沒錯，「食穀種」可濟燃眉之急，但也意味着下一造已無種可播，間接對未來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不少人認為「食穀種」相當於「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查「殺雞取卵」指把

雞殺死，取出腹中的蛋來吃；「竭澤而漁」指把池湖的水排盡捕魚。其實，兩者比喻因貪圖眼前微小的好處而損害更大的利益或不留餘地的榨取，而「食穀種」是因生活窘迫，萬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老本」指最初做生意的本錢，也比喻賴以維生的家當。「吃老本」，廣東人叫「食老本」，指商人因有虧損而需動用「老本」來支撐，與「食穀種」意近。

「食老本」後比喻不求上進，只憑往日的本領、成績、功勞度日。就香港而言，昔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港如今已蛻變成一個國際知名的大都會，累積了不少智慧和財富，可若然香港人一味「食老本」——不思進取，自我感覺良好，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將會被國內外的城市迎頭趕上，百年基業就此斷送。

去年年中開始的「社運」，無疑給予社會各個層面不同的衝擊，政治不說，民生經濟着實處於水深火熱中。有見及此，「李嘉誠基金會」早前推出10億元「應急錢」計劃，最終於60天內令2.7萬中小企及小販受惠（最高六萬元），此極速行動正為在「吊命/吊鹽水」的中小企提供「及時雨」。基金會主席李嘉誠先生就此計劃曾表示「雨過有時，天晴有時，指出大家不要放棄，一起加油共建未來」，市場對此「一面倒」激讚。筆者對此救人於水火之舉由衷欣賞，但不得不提醒，任何援金只是「應一時之急」而非「解一路之困」，在「頹局」已成的今天，大家要算清有多少「老本/穀種」（現金流）可「蝕」，如因有所鼓勵而勉力撐持，下場將會是很可悲的。反之，大家在認清當前形勢下，壯士斷腕以保實力，才有可能等到天晴、看到未來。

自2003年「沙士」一役，坊間流行了兩個用詞——「衰過沙士」、「沙士價」。「沙士」期間，遊客銳減、市民消費意欲低迷，僱主裁員、資產價格暴跌、大小企業倒閉……由於慘況空前，後來人們就用「衰過沙士」來形容一些極端困局。就今天「新冠肺炎」的疫情對香港造成的打擊，說成「衰過沙士」也不為過。「沙士價」意味某件商品或某個住宅單位的價格低殘——低至正常的一半或以下，可比擬「沙士」期間的價格。對買家而言，有「沙士價」理應開心，然而市道不好，人人身家「縮水」；正所謂「賤物鬥窮人」——便宜你也沒錢買，所以有「沙士價」的出現市況肯定不妙，實力買家也不敢貿然入市——恐防低處未算低。

對於「疫症」來襲，人類雖則無法全面掌控，但如能認真汲取教訓，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痛」，還是可把程度盡量減低的；否則，在「衰過沙士」、「衰過新冠肺炎」之後，還有「衰過乜乜」、「衰過物物」，再一次掉進困厄之中。

詩語背後

■ 江 鄰

飄色漫天望太平

在特區政府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記者會上，林鄭月娥一向的幹練勁兒似乎又回來了。透過些許疲憊，特首全場展露出那種自信的神色，果敢的語氣，是修例風波半年多來所未見的。

自春節前夕首例確診，特區政府高度戒備，全力防控疫情蔓延。與此同時，還要應付反對派利用市民敏感神經作出的種種政治要挾。雖然目前疫情尚算可控，但修例風波並沒有完全平息，後遺症正逐步顯現。聰明的林鄭月娥應該意識到了，治理香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說特區政府的行政管理機制，在平常時期遊刃有餘，在非常時期，比如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超級公共衛生危機或修例風波那樣的空前政治危機，就有些捉襟見肘了。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以自己的姿態闊步邁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背景下，作為聯結中西方的香港，治理要獲得成功，怎麼可能超然於政治之外，局限於純粹的行政呢？

看着電視熒屏上的林鄭月娥，一會兒英語，一會兒粵語，一會兒普通話，從容回答着記者提出的各種問題，我腦子裡閃過她當選特首以來的各個片段。一幕一幕，最後定格在2017年5月3日（農曆四月初八佛誕節），林鄭作為候任特首主禮長洲太平清醮的場景。那時的意氣風發，距今還不到三年時光！

長洲太平清醮是香港獨有的民間節慶，每年佛誕節開幕，持續一周。節慶期間，島上居民全情參與，舞龍舞獅鑼鼓喧天。島外前來觀光旅遊的，每年都有五六萬人，把小小長洲島擠得水洩不通。所謂「醮」，即祭祀活動，是道教的重要儀式，由來已久。醮典分清醮（陽醮）和幽醮（陰醮），前者是為了祈福、慶賀，後者則意在超度亡靈。香港的醮典以清醮為主，通常稱太平清醮，以長洲最為典型。相傳，清朝中葉長洲遭逢瘟疫，村民向玄天上帝（北帝）祈福，並奉神像遊行，疫症得以消除，醮典從此延續下來。如今，長洲太平清醮已獲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並被美國《時代周刊》網站評選為「全球十大古怪節日」之一。

除瘟消災，祈求太平，是清醮活動的初衷。隨著時代變遷，活動的形式不斷豐富，但內涵變化不大。在整個醮典儀式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搶包山」和「飄色巡遊」兩大特色項目。每逢醮期，村民都要在北帝廟前搭建三個巨大的掛滿包子的包山來祭祀，大家相信這些包子能保一家平安，故稱平安包。醮期後，每個家族都會派人來搶平安包。後來，搶包山演變成了有特定規則的比賽，成為清醮活動的

高潮，島上的餅店也做開了賣包子的生意，甚至整個長洲太平清醮亦被稱作「包山節」。

飄色巡遊又名會景巡遊，簡稱飄色，是一種融戲劇、魔術、雜技、音樂、舞蹈於一體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據載，宋元戲曲說書流行後，民間就開始出現一種以成人或孩童化妝成戲劇人物的遊行，俗稱「賽色」或「彩色」，其中高架凌空者即為「飄色」。如今長洲飄色巡遊已沒有成人扮相，清一色由小孩扮成神靈或古今人物，站在高高的支架上，營造出凌空飄然的效果，乍看之下猶如騰雲駕霧。

多虧了包山和飄色都搭建得很高，遊客才能在人山人海體驗那種鼓鑼齊鳴、彩帶翻飛的熱鬧場景。活動高潮時，人們完全挪不開步，飄色巡遊所經之處，摩肩接踵，汗流浹背，卻是興致不減。有道是：

長洲醮日路難行
飄色漫天望太平
笑煞熙熙千萬客
浮生誰不一癡情

當然，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和一眾主禮嘉賓，是不需要這樣擠在人群裡的。他們所到之處，有民安隊張羅開路。林鄭沿途不時向擁擠的人群揮手，遊人高叫林鄭的名字或拍手回應，其樂融融。飄色巡遊由下午兩點開始，不同主題的飄色隊，穿梭往來於大街小巷。其中一支隊伍以「煉石補天」為題，小朋友扮成時任特首梁振英及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寓意兩任特首順利交接，修補社會撕裂。當林鄭月娥向4歲小朋友裝扮的迷你版林鄭揮手致意時，那副輕鬆、自得和充滿信心的模樣，定格在我的腦中，不時在後來的日子裡浮現。

香港二百多個離島，除大嶼山（大嶼山面積比香港島還大，嚴格說來不算離島）外，南丫島和長洲島人口最多，也最有特色。相比而言，南丫島比較洋化，長洲島更加本土。作為香港著名旅遊景點之一，長洲島有不少觀光名勝如張保仔洞、北帝廟、長洲石刻等，海鮮食肆林立，酒店度假屋亦不鮮見。我每次去長洲島，都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從中隱約品出昔日老香港的味道。

剛剛當選一個多月的候任特首林鄭月娥，不知道對做好這份工是否有了充分準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她無論如何也沒有預料到後來會發生那麼大的風波。就任特首半年後，林鄭曾在一次小範圍聚會中說，自己最喜歡的花是小蒼蘭（Freesia），又名香雪蘭。早春時節開花，有黃、白、紫、紅、粉諸色，葉呈線形，花不艷麗，但穗狀花序堅韌。這就像她自

己，初看不起眼，深入了解後還是很不錯的。這是林鄭的真性情，也是她為人做事的期許吧。

然而，進了熱廚房，再無冷鍋灶，個人性格在特首這個位置上能保留多少，又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呢？「蘭桂坊之父」盛智文是公開力挺林鄭出任特首的。他對傳媒表示，自己欣賞林鄭，因為她不是傳統的政務官，非常熟悉政府架構，知道怎麼解決問題，又或避開問題。她行事果斷，執行力強，當然為了推進事情，有時候會走入一些灰色地帶。林鄭的港大同學黎廣德則認為，長期擁有的精英心態，令她非常自信。由於政務官生涯十分成功，林鄭認為自己很「熟書」，你和她討論問題，她很容易就指出你在哪些政策的細節上出錯了。憑着自信和「熟書」，林鄭擔任司局長期間處理過大量爭議性事件，包括海濱發展、皇后碼頭保育、新界丁屋僭建、市區重建等，以至後來的國民教育、政改諮詢，一度被坊間冠以「好打得」的外號。

誰能料到，就任特首還不到兩年，林鄭就遭遇修例風波一役，被打得遍體鱗傷。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又是一場大考。怎麼看待香港近年來的風雲突變？從治理角度講，社會學所謂「有組織的無序」分析邏輯，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借鑒：組織運行於既定的程序中，通過建立常規來確保行為的穩定性、可信性。同時，常規導致的行為定勢，往往在事態最需要主觀判斷時將其交付習慣力量。過去的成功給了我們自信心，幫助我們解讀新情形。一旦新的情形與過去經歷相悖，基於過去的解讀就會導致重大誤判。意外事故發生，猶如高速列車出軌，「we did everything right」的常規慣性恰恰推動其以原有的高速衝出，釀成災難。

自長洲飄色秀以來，經過近三年的跌宕起伏，不知道林鄭月娥這位昔日港大的學霸，民望最高的問責局長，將如何看待自己的特首經歷。高處不勝寒，覆巢無完卵，誰能讀懂舊秩序中成長起來的政壇精英那份痛苦的委屈和孤獨？一曲《踏莎行》，千般念想，終歸一嘆。

維港餘波，香江怨岸，

清聲依舊伊人遠。

欄杆倚過送斜陽，

無緣共醉誰添盞？

月掛高天，潮興海面，

風寒露重愁雲斷。

孤帆靜夜伶飛鴻，

千般念想一聲嘆！